

官板

四書纂疏

孟子卷之三

九

12

1002

9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後學趙順孫纂疏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東漢京兆人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愚案鄒在漢魯國騶縣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

仲欽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迹今可傳於後世又曰吳氏曰孟子自觀惠王三十九年遊梁至五十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二百六十七年子思行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

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文集曰孔叢子雖偽書然與趙岐未知孰先後也姑存之○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中豈無見而知之者哉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輔氏曰趙氏

但引詩書而云爾非能有見於孟子之道也至於程子知易知春秋之說則皆以其言而得之非真有見於孟子之心與道者不能也五經雖異其理則一其時又去孔子未遠孟子必皆一一理會得透徹又何有長短於其間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它據又未知孰是也○輔氏曰詳攷朱子之說則當以史記古史為正伐燕實湣王時事恐是後世傳寫誤以湣作宣耳

當是之時

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
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
耳愚案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唐鄧州人○文集曰問序說謂史記
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註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註曰記者之誤如
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
語便是記錄綴緝所
為非一筆文字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
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況楚蘭陵

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文集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
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
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
子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文集曰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他論性處說只是泛說其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韓子只是說那一邊然以這邊觀之則湊不着故覺得為非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語錄曰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

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曰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唯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

此文子孟尚書之

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啟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案至字恐當作聖字○輔氏曰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言也未敢便道他是聖

人以其行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知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圭角見處故未敢便道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

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

其功甚多

輔氏曰或疑二字當作三事言仁義養氣自是二事言二字則包不盡矣曰不然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者蓋總言仁義

養氣二事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則又專指養氣言也蓋夫子只說一箇立人之道曰仁義而已孟子則開口便說仁義如對梁惠王與宋牼可見義氣二字則又發夫子之所未發使夫氣質剛柔之不齊者皆無有與懦怯弱之態勇猛奮發於道義而各得以充滿夫仁義之量其功多矣

○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輔氏曰孟子言性善使天下之人資質之美者聞之

必求其所以善而復其本資質之不善者聞之則亦庶乎知所以自反而不流於惡此其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輔氏曰孟子之學已到聖處見得透徹所以發明得出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

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

不以道自任

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

時則以數聖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

○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

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

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

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

質然在學者分上則不必論此學要變化氣質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雖是好氣質若銷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

孟子序說
而發故於義理甚害事也若顏子之質雖甚剛明然其學力到後便自渾厚不
同其去聖人只隔一膜故可為聖人之亞而孟子地位又為其次也○又曰水
與水精及玉之比固自精切然却只以言語論之何也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
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
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
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
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

或問心得其正
然後知性之善

語若倒置何邪曰此語亦非無理但文意不全如有病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
正其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輔氏曰楊氏發明孟
子于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甚說得孟子意而又可以使學者知為學之要至
論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則其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後以說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
正心誠意而已却自說得好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此說尤精心者性之邪
郭心不得其正則性亦不得其正矣必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
循其自然之則而不失其正然後吾之性本然純粹至善可見矣

歐陽永

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

永叔名脩廬陵人○輔氏曰歐

陽子未及識孔孟之所謂性而但見光釋氏清
淨寂滅之云故曰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耳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
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
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輔氏曰此說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
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真可

以繼孟子
之傳矣

孟子卷第一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魏之先為晉大夫後與趙韓三分晉國遂命為諸侯文侯
斯是也梁惠王之孫始稱王但孟子至梁時未至此著書之時追去耳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

愚案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
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

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
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

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
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
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
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語錄曰此是梁惠王招之而

仲欽曰按此孟子書首
一節取篇首三字題
此端後放此章句句
解之別稱先區別章
句而注解釋之意
於其間○趙氏注此
書每篇分上下凡十
世卷之卷首各題曰
某章章句上或下
凡幾章十後人注疏
本又別書題下曰
漢趙氏注宋孫奭
疏蓋以章句字注
複言亦不相妨也朱
子著集注時沿其
旧題耳

惠王亦字後戰國策士生

至孟子出處
必不錯了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真氏曰孟子初見惠王惠

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於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語錄曰問德與理俱

張彥陵曰言利而曰何必曰利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又曰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三字可味或問人所以為性者且性仁義者何曰朱子天地所以生物不遺罔而五行而五行者一陽明人生而有之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與矣天以陽明五行言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仁之餘智者之歸有信而無不在也

金氏曰此章從全體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德從存心上說故首曰愛之理集註精密義之或問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利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

與刀初未嘗相離也○又曰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者則在心也○又曰所謂事之宜方是指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陳氏曰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就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此

二句乃一章之大指

真氏曰孟子七篇以仁義為首程子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去

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

仲欽曰此章因惠王將有以利吾國之句以義論端首三句雖說却要見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人受虧

千乘之家其地方三百里
百十里其有奇註云方
百里其地知百里為
千里之十而偶不察
方百里多方千里之
百一耳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
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
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
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愚謂古者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
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兵車一乘故周禮甸讀為乘天子畿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
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國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周禮所謂都鄙也雖上
公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家諸侯之國則畿外五
等之封也大國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諸侯
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賦六千
四百井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
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
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

足也

輔氏曰此章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
流而無節故雖弑其君而盡奪之而其心猶有所不足也○具氏曰理
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壞
上之所有不止也於是篡弑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也

或問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
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
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
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止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為是為言也曰仁義固
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
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遺猶棄也後不

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或問或主於愛或
主於宜而所施亦
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
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
必不後其君矣○輔氏曰愛親者仁之實也故仁者必愛其親敬君者
義之實也故義者必急其君急謂不後也蓋於義言之則莫急於君也故人

二者字正忘大夫士庶
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
先人倫有五君親為
大所以孟子揭此於七
篇之首

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

己也蔡氏曰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之說不過推仁義中有自然之利耳非謂方為仁時便計不遺其親之利方為義時便計不後其君之利也○輔

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者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

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輔氏曰天以是理賦予於人而人則具是理於其心者也曰根者如草木之根於地

也曰固有者又見其非可移彼以植此氣聚乎此則理命乎此未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箇較短量

循天理則不求利而

自無不利輔氏曰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蔡氏曰此發明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

仲欽曰按上文論仁義之可尊已足矣故此先言仁義而後言利欲王以仁義日利心而已矣

意 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輔氏曰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

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蔡氏曰此發明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之意

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

察而明辯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

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

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

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氏名遷西漢龍

門人為太史公自號太史公○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

密似闊而實切似淡泊而實有意味嗟嘆而言誠有以深發於人心學者最宜深玩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者正說得孟子上下文征不

奪不廢之意也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

陳氏曰孟子書以過人欲存天理為主何自利過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盡者皆者

仲欽曰立沼上是接見之後同游于園已賢者就賢者就賢王問有自滿之意

困勉錄曰所爭在賢否不賢否不在利不利則王意有在賢否不賢否孟子意有在賢否不賢否

仲欽曰不日王而曰古之人以見今人之不然也此其意也

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輔氏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曰曰子宜連上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

為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詩傳曰庶民來作之不終日而成亟速也言

文王戒以勿亟也詩傳曰文王心恐子來如子來趨父事煩民戒令勿亟

仲欽曰女字指日言註所引辨
指出尚昏入傳故能言豈能却
雖字間急字合照字信與致
能字字果不能皆與小豈能性
與才子諷詞亦王意總在言外

曰臺下有園所以域養禽獸
麇牝鹿也
愚案鹿牝曰麇牝曰鹿
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遇謂攸所也鹿至易驚動不驚動而攸
伏者無害獸之心鹿信之而弗疑也
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

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
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
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愚案此說出尚書大傳

民怨其

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

張彥陵曰校通章當以盡忠之
為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為之
省他許多經制盡畫那件不
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
心乃其所以移者特民間之累耳
而況不知檢不如殺心忍極矣
安得言盡耶孟子扶出病彘
以動其不忍之良

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

愚謂此言鼓音之塞滿也

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

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輔氏曰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蓋在

後世歲或歉於此而豐於彼則移民移粟固有所不可廢若夫先王之道所以制民之產豐年固使之仰事俯育而無憾又積三十年之耕而有九年之食則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其視區區移民移粟之事顧何足以爲盡心而望民之多於鄰國哉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

愚謂濁水不流之小坎也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

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

月令謂要農一
木天之所生無
老少用可心易
登養食人乃所
有限非危者不
能用如祭紀述
享多民庶亦得
用之
不違農時是時
順其時勿奪其
時是立其法也

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
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
也輔氏曰為治之初法制所以未大備者一則民生淳龐未用多為之防二則天下之事要非一聖人之所能盡也天地自然之利謂五穀魚鼈材木之類撙節愛養之事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畝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七十者百又餘上而之辭而申說之以慈心王之意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音勑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

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愚謂古者一夫

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

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

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

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

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

柳欽曰協註極言廬舍
合極東而宅里之施
亦不待言也其言桑
麻並種而力者之衣
必於麻以重其堅
少而下文以黎民不
莫之終之

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帛衣而肉食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愚謂古以百步四十步為畝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愚謂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井地即井田也田有定分故無不受之家庠序皆學名也

文集曰間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

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

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

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

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

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

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

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輔氏曰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

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備見聖人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

此是為王道之大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及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

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

食孟子在凶歲亦

通章大旨要見王道之作用乎小惠不同蓋示惠必移民移粟而後濟然勢亦豈能獨也若王道則因天之所生地之所有為之開其源而節其流因民有恆產民有恆心故在年之既而有食

孟子集注卷一 有年甘田固無待移民移粟而後濟也

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輔氏曰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理貫於事而理自無違矣如孟子之論王道是也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

與未改耳

文集曰問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否曰然○輔氏曰王者天下之義主云者在天下之義當以為主也春秋之時周室雖微而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則是於義猶以為主也故孔子以尊周為本至七國時天下已不復知有周則是人心之義不以為主矣故孟子勸齊梁之君以行王道而王孔孟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然天命之改與未改亦視人心之向背而已人心猶知尊周之為義則是天命之未改也人心不復知有周則是天命之已改矣又況生民之塗炭已極仁者固不當坐視而莫之救此則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永嘉陳氏曰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為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為周武王孟子是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輔氏曰既着箇梁惠王曰字則已是分為兩章雖分為兩章然其實只是一時說話以挺與刃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皆所以重明殺人非兵與不可罪歲之意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徒頂反

仲舒曰安承教欲孟子盡言無隱

或曰惠王此問未知在何時必不承上章

又曰政言上章政且之上章十承歲此之意而數言之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政謂虐政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又曰因上言狗彘食人食棄有餓莩之患而虐政之政將何句相形說之而厚斂之意自見此正指虐政之

世引云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舍此務惟在障目下所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可以施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

始作俑者王制子故習不知其虐政故以民父母而惡之以作俑也後教言之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

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

發而大似人矣

愚謂以木人逆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

故孔子惡其不仁而

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

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

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

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

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

張玄陵曰通章終以百里
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之三子
為綱以省形薄斂為眼目
而精神轉於全在暇日
二字上

死者指先人

不如犬馬乎

輔氏曰李氏發明得最好雖大無道之君亦孰有率獸食
人之心然徇一己之私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
人心之所以為危也故孟子以為民父母告之為人上者必能
體父母於其子頃刻不忘之心則庶幾其能盡保民之道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
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

愚案魏斯者所謂文侯也與趙籍韓虔俱為
晉大夫三分其地號曰三晉惠王文侯之孫

故猶自
謂晉國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

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

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輔氏曰
惠王之

仲欽曰百里則堂今千里之
梁不待言矣曰若王則區々
報怨之事不必言也

又曰省刑只形生主而無事斂
只惟正之共

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
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
敗而欲與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
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孟楷文王而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提莊有二字
直為下用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
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輔氏曰仁政在於
養民而已省刑罰

則民不至無所錯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關於衣食而
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
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
莽而已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

愚按存其民時者謂嚴政
刑罰重厚稅斂之是也
古人有刑罰薄稅斂之句
仲舒曰罰重則民上可使制
從句未嘗說外國又有不能
敵之機以起未即意

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
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修為之哉

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

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

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

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

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子之本意

孔氏名文仲臨江人○輔氏曰怨有當報者亦有不當報者若

為耳忿懣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

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已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為天吏則可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古者曰成湯之征伐諸侯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武王之伐紂不
期而會者八百國是王
子之所以自矜待也而當時
諸侯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事而不知有王道
故孟子為惠王言之日可使
制勝以挫秦楚之威甲利
兵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
往而征之天誰與王敵皆
實論也言立國之求子請
侯爵衡力爭子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孟子自述向者之語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

輔氏曰容貌詞氣形於外者德則存於中者形於外者則儀也就之而不見可畏則容貌無可畏之威也卒然而問則其詞氣又急遽而無序也其形於外者如此則其中之輕脫荒肆可知矣

王問列

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含國力民望俱無尚之意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仲鯨曰嗜殺也得虐凡刑貪皆不與心殺亦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必得天地之心然後可為天子之子為民之父也此言一日也人牧之自也

嗜甘也

輔氏曰如人口之嗜美味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

仲欽曰七雄率之天下者乃
好殺之秦政豈孟子之語
亦不足盡信耶蓋積威約
劫服屈於一時之勢而好
殺不已遂不免於二世之亡
特為宣王驅陳耳漢高
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
遂以定天下豈格言士
論竟不可用耶

仲欽曰宣王志在起文而問之
事則經言言則世之事若
匡功豈亦何待問

又言房說足柳
是推王意之語

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

歸之

輔氏曰言此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離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

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

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

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

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

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

已哉

輔氏曰蘇氏所謂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者亦直據理而言之耳然唯知學者知其為實語也不然須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然後知此亦窮理之一端

經言言則世之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

愚案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

之曾孫是為宣王

諸侯僭稱王也齊威公

名小白

晉文公

名重耳

皆霸

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輔氏曰孟子之說略董子之說詳

故引以為說夫仲尼門人所學者大學之序所行者先難後獲之仁其心思慮未嘗到功利上自然無有道威文之事者○真氏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

霸者惟仲舒為然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

天下之道

或問王霸之辨曰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齊威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有終始周旋之意言其愛護斯民始終無間斷周旋無遺闕○真氏曰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王道不

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斲音核舍上聲觶音斛釁音速與平聲

胡斲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

郤也

愚謂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禳却

觶觶恐懼貌孟子述

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

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

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而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問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與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眾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

此章心字正對極文之事
張氏曰連百姓以王為愛
亦見假設疑團當時未必
有此語

張彥度曰然字頂愛字不忍來

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以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天下哉

愛

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鰥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

心不如是也

輔氏曰使宣王而有學問之功知體察之要則因孟子之言反求而識其不忍之實矣亦何暇更辯百姓之言今宣王乃汲汲於百姓之譏是辯而但略及其所以不忍者以自解則是前日都不知講學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一字承上文之以羊易牛之心之句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

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輔氏

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而但以百姓之言為宜是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

輔氏曰宣王既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告以

雖有百姓之言而不為害以解其心之所惑然後告以其羊易牛者是乃為仁之術而亦吾心本然之善而宣王實不知也

術謂法之

巧者

語錄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人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宣王見牛之時

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覺鍾事大似住不得只得得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就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箇不忍之心則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此之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箇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輔氏曰巧亦非穿鑿以為巧蓋隨物賦形逶迤曲折而得以遂吾此心之用爾○真氏曰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

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鍾又不可

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

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

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

為仁之術也

輔氏曰殺牛既所不忍覺鍾又不可廢此乃事理膠轕之會而人之所難處者也苟或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

不得施矣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則是天命有時而不流行也是以君子有貴於學問之功夫見牛則此心已發此心已發則不可遏其流行之體未見羊則其理未形其理未形則無所妨理則心之所具者也理既未形而彼雖用之則在我者不覺故無所妨此即下文所謂君子之於禽獸其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者是也見聞不及則於我無妨矣無妨謂理事無礙也於此之時而能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義並行而不相悖是乃為仁之術也所謂法之巧者也宣王雖未嘗知學問然其所為能適其宜若此者蓋其良心之發偶無物欲之蔽而又習聞覺鍾之禮不可廢是以能暗合於義理也

聲

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

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

輔氏曰唯其生同而類異故其待禽獸與待人不同

所謂用之以禮則如記所言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與天子無故歲三田之類皆是所謂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則如宣王見牛之殺鰓而不忍殺乃以羊易之孟子所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之類皆是然二者人固多由之而不自覺也

其

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輔氏

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達其庖厨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屑屑

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
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

輔氏曰戚戚心動
而有所慘傷也

王因孟

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

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輔氏曰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
日之心復動于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

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
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而抽其端緒以告之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
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
用力推廣之方也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

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
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

愚按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
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百鈞至重難舉也

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
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
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
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
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輔氏曰此與上文所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待之
不同之說皆是從分金等子上說將來夫天地之性人為

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而於物緩皆自然而然而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則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真氏曰孟子為一羽與斯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

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

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輔氏曰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得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輔氏曰是心乃我之固有耳目而自視自聽有手足廣而充之在我而已如有而自執自行固不難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

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於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而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

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

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而已

輔氏曰此與天之生物一本同意蓋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悌始然後可以

推而及民與物也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

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

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輔氏曰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

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於家邦此蓋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能自己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

之

度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

愚謂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

度丈尺也

愚謂分寸尺丈引各以十累起謂之五度

度之

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

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

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

或問心有輕重長短

而又曰當以心爲權度而稱量何也曰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爲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語錄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

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說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輔氏曰孟子雖引物資權度之說而請王稱量其心然又恐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舉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穀鯨之牛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輔氏曰辟土地

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穀鯨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

去聲便令皆平聲
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

愚案秦跨有禹貢雍梁二州之地楚盡有涖
荊州西接漢中北至汝南故皆為大國

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

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二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
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二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輔氏曰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爲而爲之也計獲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爲而爲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恆常也產生業也常產可常生之業也常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輔氏曰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

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

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輔氏曰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

不知禮義而陷於放僻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

輔氏曰盍亦反其本者言其當反本也則盍反其本者責其何不反本也其辭固有輕重矣

使民有常

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

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

輔氏曰八口乃上次農夫言此者舉其次多者耳所謂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以告齊梁之君者其說亦得其要

楊氏曰

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

告之

輔氏曰楊氏之說本末具舉首尾該盡亦深得孟子之意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

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黃氏曰儒術之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而無實用故功利之說常易以求售於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而儒術則皆實用也為功利者則曰兵可強國可富也然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為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為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亦不得安其生矣豈不謂之空言乎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弟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其為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為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為功利之說以斷喪之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官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皆空言而無實用必待管商之術而後可以為國乎○輔氏曰集註所斷章指數語尤包括得意盡而深嘆孟子之精切與宣王之不悟熟讀而詳玩

之尤使人慨然於世變之衰而聖賢之道不得行也

孟子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孟子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少說云王之好所俗也
故暴未有付何如是也
有妨於治意
愚按曰好之曰士子衍文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鈔說云今由田古樂譜均之可以通治

困勉錄云其註曰此節目只說當時情言未說到人君之上手處又

玄慶曰此而節俱是設西簡情里如此非齊王

困勉錄曰按今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按此股極廣下文乙

曰王之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

亦音古義曰此孟子將言子民同樂之失先設問此一事乙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頞子六反頞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

愚謂管笙也籥簫也

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

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

愚案

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旌為王者旂

車之所建也又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

無帛也

也

古義曰此言人君獨言其樂而不于民偕樂之言即前所謂獨樂樂之謂也

步陵曰車馬皆謂之樂

者非車則馬動多則

高鳴鳴多則和心故

庶幾猶云殆也

鈔說云今王句此意字則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又云此說之財盡而民
財盡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
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
也言多曰此所謂好樂也言子民同樂則民亦樂其樂而君得永享其樂即所謂子與樂與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古者曰此章因齊王好
樂而反復推言以明上自
天子而及於百姓之樂
古之人與民同樂之意
上下一體而後樂亦周
謂上與下之樂也後世
不在此意此後世之樂
其本在己而後知民之
樂也此章之意何者以
王天下之民庶幾無疾
病與百姓同樂之意
民同樂之意也此章之
意也此章之意也此章
之意也此章之意也此
章之意也此章之意也
手民同樂之意也

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
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
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
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
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
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
已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
氏論樂以和為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說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鈔說一說張氏曰文王立宗
圖如此豈盡其地之所有
及民以為王之圖耳存歲
云按文王三分有二是人
當之耳未嘗盡地盡為所
有也安得有七十之圖

鈔說云於使有之亦未必
其然不也

鈔說云若見之其大分是也
然則以爲自解之意何分也
雖免俱自之冷也民以為小
只是以民情言之不其宜乎
當時民間之語亦不宜乎
自見

傳有之園音又傳
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輔氏曰大宰九職以園囿毓草木數牧養蕃鳥
獸今乃以囿爲蕃育鳥獸之所何也觀此章所

言及文王靈囿所有與衛獻公之射鴻于囿春秋之
書築鹿囿則可知矣況說文又有養獸曰囿之訓乎古者四時之田皆

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

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

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輔氏曰文王由方百里起不應有七十里
之囿故疑其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

傳謂古書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矣然孟子所謂於傳
有之者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亦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
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輔氏曰芻謂取草
者蕘謂取薪者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
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愚謂五十里
爲近郊百里

爲遠郊關者
蓋郊之門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

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
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

張彥度曰齊王就制處上
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
上下相形全而女得引諸齊
王意

輔氏曰此說足以盡

語錄曰問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

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氏蔡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輔氏曰即程子所謂
天專言之則道也

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

輔氏曰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事小此天之所
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

自然合

語錄曰仁者與天爲一智者順天所命與天爲一者

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之情則有樂天畏

鈔註云上文大事小事小便食
衆大畏天之言蓋至此點出
以見仁知之用合于天功非
憑己私意臆見不足之直實
而論之上下二句言其六親
皆欲從之以此非言其功
註訓節節證言又掘目上
於禮節言謹守礼法已上
註仁以言智以礼法成之
詩以象氣于規格分承之
其言衆大畏天二字蓋是
上天阻礙言之則見理而已
保天下保一國保身之實事
不止是象氣規模

固錄曰此節不過是得
天之意耳○輔氏曰自然合理仁之事也與天為一
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智之事也與天為二故曰畏天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理字與分字之理字合

天之異耳○輔氏曰自然合理仁之事也與天為一
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智之事也與天為二故曰畏天
包含徧覆無不周
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
規模也語錄曰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
之心欲其
如此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爭城以刈其人民而已故不能知
事大之禮又不能行恤小之仁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鈔說曰撫劍末句與起
下文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
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
義理所發之勇如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

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

衆也愚案密國在今寧州阮國在今涇州共阮地
今有共池侵阮徂共蓋侵阮直至共之地也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脈
從前分人好勇未言王以好
勇為疾知詩所謂這豈
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
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
至六武王節同
○其蓋以入王之勇而形於山
好勇力之不足為之疾也
得言外未盡也
○謂其壯日此文王之而安之未
可謂大矣下之方見其大

張彥陵曰天降五旬推上
大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
二句言已必無血君師之道
一人二句是也子叔居辭
饒氏曰書曰之越厥志指君
而言君則指武王也
習註曰一人之說不必指紂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

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輔氏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曹聰明是以

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

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

者乎輔氏曰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

也

鈔說云天以形體言言以主
言言以言之而方謂天以君
師之位寵異之於天下也
越謂過越而不守其心志
以志躬之謂也除之以安民

方勉有王以終王註
大之之說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

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

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輔氏曰章旨之說語簡意盡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

謂人能有所不為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

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

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輔氏曰此說發

明先儒所未到怒乃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情則性之動也但所發有理義血氣

之不同發於義理則為性情之正發於血氣則為人欲而不正耳理義血氣是

乃天理人慾之分也

先說以王註解勿小言
以下為不雅者大降之
出於存心之武一怒而安
下民然則一怒之安非受
降之也何哉語者一可方之

趙岐曰雪宮宮名也別在雪宮中
有光園主也之飾
金銀之飾主樂此故曰
雪宮有亦有此樂乎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

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

言人君能與民同樂

則人皆有此樂

輔氏曰此釋有之一字

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

有非其君上之心

輔氏曰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

明人君當與民同

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

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

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皆不知理者也

趙岐曰此言君子之同樂
之功子民同樂必以子民
同其心而後可以同其樂
同其心則同其樂矣上休
戚相與之情樂以天下
正就為上之身一論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樂不以一己而以

天下君以民之憂為憂而民亦以君之憂為憂如是則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其惟忻愉怡疇痒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真氏曰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忘己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

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

趙岐曰何脩何事也
過下而放所求所
不足給不給正之所脩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鈔云善哉問善哉有志於先王之法也巡狩巡職宜五年一巡狩郡后四朝三代則五十二年方一巡狩諸侯六年方一朝無非事句承上起下文重下改少自耕以補其耕種之資少自斂以助其收入之款天子諸侯都此法此又在巡狩巡職之外是法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趙岐云預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云魯季氏有嘉樹曰甘棠子孫以爲不伐不敗我何以得見若若此休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得見是振賤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行因循德法而治可以爲諸侯之法也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

愚謂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六年一朝皆

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鈔曰註視察民來多之謂斂斂師行則夫從之振賤民食供之糧食則供給之費民實出之政識者不食言者不食言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悄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張氏慶云諺是之諺是也然還爲兩意因其有諺言而見其然也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悄悄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

起京山曰庭軒也

王命也輔氏曰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若流如水

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

國縣邑之長輔氏曰此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君縣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輔氏曰舊說以亡為喪亡然此四弊相等不應樂酒

之弊獨極言其喪國且下文但言荒亡之行耳亦未可便以為喪亡之亡也故集註創為此說當矣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輔氏曰出舍於郊則是欲行上文所謂循行郊野察民之不足

而補助之法故下文即言興發倉廩以補不足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

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愚謂

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招舜樂

也輔氏曰韶樂蓋極於和樂故取其名以見和樂之意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愚謂徵角

之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

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

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輔氏曰尹氏之言平淡有味熟讀而詳玩之自

有感發於人心而孟子之意亦無餘蘊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漢時遺址尚在

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云

人欲毀之

輔氏曰此正與子貢

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

與平聲哿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癯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

愚案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本朝屬鳳翔府蓋箭括嶺也岐山之南有周原蓋周

之舊

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

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

輔氏曰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是助法也及周禮則易而為徹聖人之於法度非

有所不得已則不應變易之易助為徹雖不可知要必出於不得已若非斯民浸失先公後私之意則必田畯之官漸有急於公而緩於私之失故變其法雖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世取其一故謂之徹其以一分饒與民則又變狹而之寬因以寓厚民之意也

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

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輔氏曰關市譏而不征周禮則關市有征周公之意是必將以抑商賈而歸之

農也及其弊也則有為暴之譏焉以此見變法易令之識非易事也

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

利不設禁也

輔氏曰澤梁不禁至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取之以其時而已○永嘉陳氏曰文王治岐

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孥妻子也

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

輔氏曰先王以民為

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養然於心腹腠理易於傷犯處尤當有以愛護之此又體仁之至而王政之本也

詩小雅正月之篇

哿可也笑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

愚案后稷生不密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

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

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

家也戚斧也揚鉞也

愚謂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

爰於也

啟行言往遷于豳也

愚案舜封后稷于邰不密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始立國於豳之谷豳今邠州三

水

縣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

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真氏曰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

亦有餼糧之積可也

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

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

愚案公劉生慶節慶節生亶亶生差弗差弗生毀隄毀隄生公非公非生

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大王是公劉之九世孫

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

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

愚謂古公猶言先公

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

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

也許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

愚謂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

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

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真氏曰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

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

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

輔氏曰孟子對時君

之言其所以充其善而格其非者乃陳善閉邪之事若夫就事論事則是後世不知學者之所爲淺暗拘滯徒以激其君而使之拒吾說耳若夫孟子之事則亦勉強做不得須是學到孟子地位能如他知言養氣然後自然有此等功用也至所謂豈不能堯舜其君則亦據理而言之耳其君之聽與不聽用與不用則不可得而必也

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

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

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

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

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

輔氏曰鍾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

心以常情論之則雖若不可爲故齊王言之則以爲慊而又自以爲疾恐不足行王道然以實理言之則是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知言之說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貨好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

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民同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爲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豪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土絕世之相反如此集註言此不但替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豪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夫理而克其欲耳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輔氏曰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之爲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夫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輔氏曰讀之者徒既其文而不究其實則亦不知夫其意之所在故又欲學者體之以心驗之以身真有以見夫豪釐之辨同行異情之實與夫天理人欲界限之不可相入然後識孟子真非曲學阿世之說而已之所以克去私意復歸於禮之端緒亦可得而默論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輔氏曰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

以四境之內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舉也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

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輔氏曰王顧左右而

言他則亦自知其曠職為可愧矣然知之非艱行之為艱使齊王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力行之則齊國其庶幾矣今乃不然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鑿之心無責已求言之志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輔氏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輔氏曰謂如畢公也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輔氏曰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蘇子曰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宮府及臺榭之類皆必植之喬木如松柏九棘之類歲歲既入則成喬木是又古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國亦何有此乎

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輔氏曰齊之為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之所宜有但所以為故國者則以其有世臣而非以其有喬木也昨日所進

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輔氏曰故國不可無世臣人君不可無親臣今齊王之臣昨日所進而用之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雖親臣亦無之矣況世臣乎舊說皆以親臣便為世臣故其辭膠轕不分曉集註始分為兩人然後其意明白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也蓋宣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擇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初也宣王資質亦明快易曉者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因國人之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至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輔氏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為

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舉國之人皆以為然則其論公矣然世又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又必自察之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

孟子纂疏卷二

輔氏曰命有德討有罪
二事相反而實相連故

因論進退人才而併及於用刑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皆天理人情之至所謂天討也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

有之
傳直
恋反

傳直
恋反

蔡氏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

也之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

語錄曰賊仁之
罪重殘義之罪

輕仁義都是心之天理仁是根本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不合宜便傷義似手足上傷損一般所傷者小猶可補○又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那紆兄之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輔氏曰賊之爲害深殘之爲害淺凶暴

孟子卷之三

六

迂分曹曰劫謂多條謂傷賊
名聲於論曰小小傷賊寧理
犯不以利食不親臨之矣此
愚記錄有誤若律文如此之
小失何面目爲強盜乎上之
顯倒錯亂之句亦不相心
劫謂以別條之賊任無愛心
英必之謂賊矣有無差處
之心之故也且以爲正

困勉錄曰目之與寸言之仁
非○註云凶惡恭信虛明是惻
隱之及何得謂寸言乎

新學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本根變傷敗荒之義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賊義者未有賊義而賊仁者孟子此言正意在西路也

淫虐指發於中者而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而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滅絕天理則是殄闕其根本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此賊仁賊義之害又有輕重之不同也

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輔氏曰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

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

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

之暴則可不然未免爲篡弑之罪也勉建陽人○輔氏曰此事自人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王氏下此數語所以著萬世爲人臣者之戒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輔氏曰匠人則工師乃衆工人爲衆工之師故知其爲長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愚謂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

趙岐始誤註爲二十兩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

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

也輔氏曰人唯愛王唯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徇私欲以為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也

愛王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輔氏曰德義則

當責成於已遇否則當聽命於天

○齊人伐燕勝之

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輔氏曰伐

燕實潛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者後世傳寫之訛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豪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才有一豪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

愚謂圓曰簞方曰筥飯器也以竹為之

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

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氏曰征伐之

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輔氏曰趙氏發明得人心天意為一之理亦明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賈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

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

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

蔡氏曰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

子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

愚案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

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
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

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

蔡氏曰湯師之所往伐者則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
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

此言湯之所以

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
追反

拯救也係累執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
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

人悅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
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
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老同
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
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
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
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輔氏曰范氏發明
孟子此意甚好蓋

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

誤哉

輔氏曰范氏說得君民相與之義甚明且曰穆公不能反已而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辭意深厚最宜詳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聞去聲

滕國名

愚案滕國在漢沛郡公丘縣東南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聞

於二國而徒欲擇彊者而事之以覲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而苟免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

愚案薛國即漢魯國薛縣與滕相密邇

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

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邠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輔氏曰勉彊於

其所當為者彊為善之事也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期後世之必興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王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致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

也

文集曰或請改義字作經字曰義便近權如或可以如此或可以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可易對權字說須改作經字○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法耳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

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輔氏曰楊氏二條說盡事理而後條尤有補於世教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

祭禮

愚謂士爵卑而賤大夫爵尊而貴中庸曰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此祭鼎所以有三與五之異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

輔氏曰凡人之行止須有人使之尼之故人多歸咎

其使尼之人然在君子觀之則其人之所以行所以止者固自有天命存焉實非是人之所能使所能尼也況孟子之出處實關時運之盛衰然則其所以不遇魯侯者又豈臧倉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

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

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

孟子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三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趙岐曰許與之非是
蒙引曰謂自許之

復扶
又反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夷吾相威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

丑蓋設辭以問也

輔氏曰此必是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尚恐
孟子不敢以管晏之功自期是全未知孟子也○
真氏曰齊宣王既慕威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
說深入人心為日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集證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孔極子鄭注云曰日參子名甲在注曾子之子孫云有誤

說經曰兩執賢都論人呂不謂事功皆仲得居三句紀專年久而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業章耳重功業耳句專指伯業說趙岐曰重何曾此我胞見此之甚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輔氏

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過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就子六反

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威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

真氏曰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

其仁稱之孟子學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議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防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

此朱子曰揚子曰登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官仲之切詭遇而獲禽耳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之規矩作為不獲以比子路僅可使治十乘之賦而九合一正有所不逮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匡

之切要此意讀者
分明不待辨說而轉
馳驅而不過王君
不得管仲則詭遇而
逢桓公之為故得禽
多饒氏亦云然則不可
曉是相以財御之而人
已太拘而大鑒也

聖註曰不可說曾西不
為況我父曾西曾西
者只說我父曾西同
一淵源之意
蒙引曰以字正承上文
以其而顯顯三以字說
未
朱子曰余隱之以為其
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
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
衰矣天會未改革軍之事亦不可為

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
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為未說到功上今集
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則詭遇而獲禽耳則是
併與功都說了然案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
又是一人今若只作一人說則似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
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
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耳管
仲則詭遇以逢威公之為故得禽多耳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之時勢且言己志非為管仲也

反手言易也

輔氏曰譬如人自以手反覆此易為耳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
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
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說說曰德教政教說
大行則上洽下意
四書曰大行就文德
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世利曰然後大行
周公集註云然後
大行教化此大行只就
周公是說字本又大同
小異

蒙引曰是以難（此句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第已）（蒙）上文自自既久而後失之句在丁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

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

時字亦兼時勢說

鎡基田器也

愚謂蓋耒耜之屬或云大鋤也

時謂耕種之時

說統曰夫德王天下之本也為事之以智慧力而鎡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待勢之語何哉蓋為有智慧有鎡基者而言也若無鎡基無鎡基豈時勢有何益故後而又把德之流行說去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

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

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

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愚謂以德行之速乘時勢之易此真有所不難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衆引曰曰夫子齊之卿相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為節大略言孟子不動心未許耳所以不動心處各露其端
吳子程曰由至異矣為一句以王字微讀

趙岐曰如猶居也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

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

語錄曰言雖由此而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輔氏曰上章乃公孫丑設辭以問孟子若當要路

於齊國管晏二子之功可復以自許否乎孟子既言二子之功不足為而以齊王猶反手之說告之矣故丑復設辭以問孟子若遂得位以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是亦宜然而不足怪矣其併以王霸為言者丑方聞孟子之說而未能無疑習於世俗之論而不肯遽捨也

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

語錄曰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當貴

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輔氏曰任大謂加齊之卿相責重謂人望以霸王之業凡人氣稟弱小而不知持養者遇事便疑惑恐懼以動其心況任大責重如此其心豈有不動者哉想公孫丑正未免此故以為問蓋疑孟子擔當不去有所疑懼而動心也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

之謂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

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輔氏曰曲禮四十曰彊而仕非道明德立則何以仕哉孔子之不惑則道明之謂也孟子之不動心則德立之謂也

此章統以曰集註恐懼疑惑字是所以心之動然此懼字是為下冬食氣振本疑惑字是為下冬食氣知言張本要之不能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之心動則以恐懼為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疑惑為先
存疑曰註心懼疑惑疑是動心也合心懼疑惑又何以動心矣疑曰是心之所以動固不是是思按

聖賢曰是不難謂然
其所以不動者何如而
但曰不動則動亦不
難即告子先我是不待
○異註曰先我是不待
四十
○異註曰朱子下一借字
好蓋孟貴以力孟子以
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
之不動心為孟貴之類
已故曰借

唯其不惑然後能不動心也大抵人年四十亦是箇大節指所以使之出仕而
夫子亦嘗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陵陽李氏問明則不疑立則不懼
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
不惑則自不動矣萬氏曰集註乃是借彼以明此猶言孔子之不惑亦如此而
已今曰孔子不惑亦不疑之謂不疑則自不動矣以不動為聖人之不惑以不
惑而後能不動似非所以言聖人恐於集註之意不能無小差也集註不惑章
又云於事理之當然者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既曰無所事守則
不動心乃其餘事斯又足以見其道明德立非有次第也黃氏曰李說是也萬
之疑
過矣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貴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貴音奔

孟貴勇士

愚案貴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之士貴往歸之

告子名不害孟貴血

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

輔氏曰孟貴血氣之勇雖非孟

子等倫然時人莫不以貴為難能故丑借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耳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

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語錄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

不是把捉得定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輔氏曰程子之說本云不動心有道如數子皆中有所主便心不動

所謂數子者即併下文黜舍言之黜舍二子其處離厲又非告子比然其心一以必勝為主一以不懼為主故其心亦皆不動以此下之則程子正意可見不然則如黜舍二子事皆

有室礙說不合也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撻奴效反

朝音潮
乘去十

異註曰北宮黜之養勇一步
進一步者○困勉錄曰
黜註云東陽許氏合最
明黜註謂自不膚撓至
不受於萬乘之君是彼
不可加於告之意視刺
乘至及之是我必可加於
彼之意是不可從告
不受之內已有我加於彼
之意也

說約曰：肩假言層不至被刺而屈，視而不目，逃言目不到被刺而轉睛，逃言目便見必勝，言不主如存疑謂自思以一念下方皆是其必勝，且存疑亦云不層，視目逃是不怕，痛不怕，九之度則依則無是懼，非必勝去不可從。
講意曰：視刺方來，如刺獨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志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有一視字，此正助視諸侯之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

蒙引曰：舍豈為必勝哉？一句是舍自言不是，蓋字語。

北宮姓黥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愚謂以義織布曰褐。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黥蓋刺客之流。輔氏曰：以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亦以其言必勝夫人為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反報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語錄曰：此是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案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

之他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

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語錄曰：此孟施舍則能無懼而已。

舍蓋刀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眾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黥似子夏。夫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黥務敵人，舍專守己。輔氏曰：黥務敵人謂黥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舍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語錄曰：問曾子反求諸己，固有可見處。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此因孟子說處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將其平日所言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又曰：子夏篤信聖人，但看他言語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類，便見得他有箇緊要定底意思。○昭武李氏曰：集註以子夏為篤信聖人，至曾子則以為明理篤信者，特堅守不變之謂於反身處未有以知其盡也。若

孟子曰：曾子反求諸己，固有可見處。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此因孟子說處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將其平日所言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又曰：子夏篤信聖人，但看他言語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類，便見得他有箇緊要定底意思。○昭武李氏曰：集註以子夏為篤信聖人，至曾子則以為明理篤信者，特堅守不變之謂於反身處未有以知其盡也。若

反身而盡則理無不明行無不慊矣黃氏曰子夏未盡反身蓋對曾子而言也子夏之學看着聖人篤信而進取之曾子之學只是點檢自身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

似或問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黜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以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黃氏曰北宮黜

之勇只要與人鬪故子夏之學似之孟施舍之勇只是要心能不懼故曾子之學似之賢猶勝也約要也言

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黜為

得其要也輔氏曰黜務敵人則不屈於外舍專守已則無懼於我是舍之此黜所守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聲憊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

困勉錄曰睡庵謂自反指平日之所為言非臨時○按是亦小誤自反只指當時但於平日之所為耳又曰京和曰謂往千萬人易見憊獨寬博之勇難知此邪說斷言所從

直也文集曰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檀弓曰古者

冠縮縫今也衡縫愚謂凡物縮之則直衡之則橫古尚質故冠之吉而有橫縫之異又曰棺束縮二衡三鐵故也為直者二為橫者三惴恐

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或問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

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黜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黜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

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語錄曰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略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

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而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

此引曰是以氣字不對約字言舍所守身約約此氣耳其守約不如曾子○呂晚村曰須知氣字是實字約字是虛字惟是虛字故將舍字黜較則約在舍曾子與舍較則約亦在曾子若作實字則曾子守身約與舍守身約不同自得同守約且人之身而忽予忽舍亦有不通者矣

一說昔者以下至吾性矣蓋在孟施舍似曾子之上如是之順而意明

蒙引曰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此氣已足矣下文則是緣公孫丑反復問難故又說得如此詳盡

呂晚村曰不得於言不知言言在外而不知言却在內勿求於心謂不徒求知耳今日有不

可意却子孟子不令孟子意近欲求明里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言而求心正其言字

謂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輔氏曰引曾子謂子

直謂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此其意至此已足矣下文則是緣公孫丑反復問難故又說得如此詳盡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

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全量置其言而

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

此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全量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

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

速也語錄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

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又曰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

以動吾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

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

○輔氏曰達字與辭達而已矣之達同言而不能通達乃其所以失也舍置

其言謂置其前言而別更為說也若言有所不達而反求其理於心則是因言

之失而自累其心也安字與於汝安乎之安同心是艱杌不安則正失其心之平

也力制其心謂硬把定其心也若心有所不安而更求其助於氣則是舍其本

而從事於末也此四句乃告子不動心之法蓋告子只就心上整理堅持其心

言與氣皆以為末節而不理會平居唯恐動着他心故雖義理亦皆以為在外

而不敢認為已有程子所謂不知義在內者是也此其所以未四十而能先孟

子不動心也

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

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於末猶之可也語錄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又曰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

未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此不謂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為可也

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於內其不可也必矣

語錄曰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而無所知覺無以擇乎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又曰言之不當

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輔氏曰言心聲也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言有不順理不通達即是心有不通達處也不得於言須就心上理會心正而明則言無不達矣告子反之是因其言之或失於外而遂遺其所以然者於內而不求也是則豈可哉故曰其不可也必矣○永嘉陳氏曰言上有病便是他心上有病當反求諸心可也告子乃言不求於心此是他不知言處孟子與告子正相反故於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所受病之處蓋詖淫邪遁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心之病也因

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

輔氏曰以下文氣志貴於交相養之說觀之則勿求於氣之說尚未為盡善

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

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

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壹則能動志

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志即心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

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

語錄曰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之○又曰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至此氣亦隨之

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

末交相培養

或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

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語錄曰志是最要緊氣亦不可緩持其志無異其氣是兩邊做工夫○輔氏曰志與氣雖有緩急而實不爭多則兩下皆不可不理會故人當敬守其志而又不可不致養其氣守即持也敬則主一而無適也欲持守其志非敬不可故程子謂帥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也養即無暴也凡氣發得暴者皆失其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是以集義為本而又無正志助長之病方得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其養也

不動之大略也

輔氏曰言與心雖有內外心與氣雖有本末而內外本末貴乎交相培養孟子雖不及言上工夫然朱子嘗謂言上亦不可無工夫故程子有言發軔躍妄內斯靜專工夫兩下皆要到然後言順氣平而其心自然不動孟子養氣後面更有許多說話在然其不動心之大略則具見於此其視告子外義而不顧言悖而氣麤硬守定其心而不動者殆不可同年而語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

扶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

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

語錄曰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

故又問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輔氏曰此見丑之有志於學也使壹專

一也輔氏曰此本程子說但其說以為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此為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末後雖

分得好但說一動氣則便動志一動志則便動氣亦太說得輕了至第二說以為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若志專在淫僻則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亦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反動其心此却說得好

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

動語錄曰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

動其心焉語錄曰問蹶蹶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蹶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蹶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蹶

多遇於猝然不可支吾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是又曰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

氣未定也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如蹶者趨者要如此者是心及其蹶蹶則是氣也此其察理精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

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或問程子之說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

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輔氏曰什九什一所以極言其多與少耳所以如此說者只是要以志為主工夫須多在志上方可故程子又有說曰志動

說約曰此節以不動心
為綱知言養氣為目
若顧子而失母即非
○孟子曰不動心者
有以明大道之明
配只是養得此心
道之中心而已

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
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錄曰公孫丑

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
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
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

也輔氏曰盡心知至也知性物格也物格知至則凡天下之事過于吾前者

其理皆軒豁呈露無所遁情況言心聲也一接乎耳則豈不能究極其理

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邪言有是非得失而所以然

者則心也心有蔽陷離窮之病則言有詖淫邪遁之失矣

浩然盛大流
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

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文集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

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

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

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

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

不充乎體唯孟子善養之故復其初而成浩然也

蓋惟知言則有
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

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

不動心也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

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

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

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

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此蟬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

所擒者特幸而已○輔氏曰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疑惑恐懼等字也道

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

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貼襯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

之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

悍然不顧而已爾

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非告子乃自以其言

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

未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愚謂心所獨得謂非人所與知有形有聲則有可指

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

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語錄曰問集註於剛字下點句何也

實合註云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體要本原本安說未盡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有以生故其為氣也至大至剛至大至剛便

方是說則則塞於天地之間只此至大至剛道理

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

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輔氏曰至大初無限量者謂充塞

宇宙而無有邊表之處窮盡之時也至剛不可屈撓者謂堅勁果決雖金石亦

是者孟子以至大至剛指言氣之本相也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

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語錄曰充塞是遍滿之意○又曰有一豪

是稟得此氣以生然須是所為凡事合義自反而直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則乃

為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如正忘助長以為之害則是氣之體始為無所虧

更無有為之間隔者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

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

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語錄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

孟子曰此節論氣之本體若非直養無害則所謂本體者不可見其故詳言之○又曰此處不可說動下又配義字道

地句又何疑乎蓋若
不實就論參贊觀
去此氣如何而直
天地且何以見得此
之為至大至剛但其
彌綸於萬民而只
氣之本體就如此
復其氣之本體能
說則自下節通別

箇氣無欠闕所以曰天人一也○又曰蔽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息一為私
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以麤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
十罪便覺沮屈去不得也○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
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得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
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
而欲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盛大之體也
謝氏曰浩然之氣
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正如大學所謂正心無四者之累則心始得其正矣心得其正則氣之盛大
流行者自可見故人當於此際體認取盛大流行則其氣方始無所虧欠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
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義
語錄曰問配字從前只訓作合今以助意釋
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

不餒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又曰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
乃所以助他○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
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自張大無所
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又曰
氣與道義一袞出來朱子謂一袞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
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袞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又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

極於精切矣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
語錄曰道則是
物我公共自然

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
○又曰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
餒飢乏而氣不充
體也
輔氏曰餒如人之不食而飢餒
便覺得其體虛乏而不充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

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
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
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或問何以

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
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
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
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
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憊然之餒矣或略知
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而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語錄曰謂
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觀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為○
又曰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養得此氣自衰蠲了合當做底

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散去他只是我這氣自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輔氏曰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便是一氣出來之意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篳反又口却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語錄曰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又

曰只是件件要合宜自然積得多○又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輔氏曰集謂積集於此不一而足襲掩取也如齊

侯襲莒之襲語錄曰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者謂如纔行得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

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又曰襲如劫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言

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

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文

集

曰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胸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語錄曰事事都要合道理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纔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

怍○輔氏曰氣雖可以配道義使之張大無所不達然其養之之始則在乎集

義以生之若我之所為事事合義自反而常直則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而浩然

之氣自然發生於中也所謂自然發生於中一句甚要切說得生字分明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

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語錄曰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己也○又曰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

搏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己有也慊快也足也輔氏曰慊是心

此所謂慊者則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

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輔氏曰氣是集衆義而生故不可不積若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

反便不直自反既不直便自不足於心才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

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

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文集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

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輔氏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便不直心之理便不足氣之體便不充則義之不在外也明矣今告子乃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直是將義屏除去更不復以為事只就心上理會則是全然不知此理矣浩然之氣將何自而能生哉

上文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

語錄曰問外義之意蓋告子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

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輔氏曰告子謂言有所不得於義則當舍置其所言而別更為說若言有所不得而反求於心則是因言之失而自累其心平居唯恐動着他心故雖義亦以為在外而不取認為己有此即外義之意也

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

語錄曰有所事只是

集義也○黃氏曰猶言必有所作為

如有事於顯臾之有事

文集曰如言有事於顯臾之類非是用力之地

乃言須當用力也

正預期也

文集曰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語錄曰正則有所待蓋必之意古人言正字皆謂必也

春秋

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語錄曰公羊傳云師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彼言師出不可必期

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

語意自不同也

輔氏曰正謂預期也勿正謂勿預期也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之所謂正心則謂無忿懣恐懼

好樂憂患四者之累而心體自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

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

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語錄曰勿正者勿待也勿

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爲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又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大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又曰是集義中小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輔氏曰必有事焉者謂必以集義爲事也勿預期其效者謂勿正也勿忘謂雖以集義爲事或心生而未熟或集義而未多氣雖生而未至於充盛則但當勿忘其所集義之事也勿助長謂不可用意作爲以助氣之長也夫養氣固在於集義然其所以集義之節度則又當如是也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輔氏曰舍之而不耘者是

忘其集義之事者也助之長者正之預期之而不得乃妄意作爲以助氣之長者也然忘其集義之事則氣失其養不能發生而已至於妄有作爲以助氣之長則氣反被害將如苗之槁死而後已也苟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爲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

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夫其所謂揠則反以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也蓋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

反害之矣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

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

又反害之矣

語錄曰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

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愚謂告子之事雖不可詳考然即其以義爲外而彊制其心與人辯論則自執已私屢變其說展轉求勝即其狹陋蔽固有害於盛大流行之體亦已多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

語錄曰詖是說得一邊長一邊

短○又曰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淫放蕩也語錄

山一邊斜○又曰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語錄

曰淫者說得周遮浩瀚○輔氏曰放蕩謂無檢說得漸次夸張泛濫去語錄

遁逃避也語錄曰遁如墨者夷之他說愛無差等却又說施由親始楊朱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又遁處却說天下非拔一毛所能利若

人人不拔一毛則天下利矣如佛氏他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這是他遁了○輔氏曰逃避謂走閃說得皆成回互走作去

言之病也輔氏曰偏陂則必放蕩放蕩則必邪僻邪僻則必

也語錄曰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

陷沉溺也語錄曰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離

叛去也輔氏曰叛去謂其心與正理違叛愈去愈遠

窮困屈也語錄曰問四者相因之說曰說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

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如被有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只管說得關了支蔓淫溢纒繞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又曰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輔氏曰遮隔則必沈溺沈

溺則必叛去叛去則必困屈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心存於中故以失言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

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輔氏曰此又言言之四病與心之四失表裏又相因也言心聲也故

曰人之有言皆本於心蔽則心之初失也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陷離窮之三失皆無之矣○永嘉陳氏曰辭之偏陂者由其心之蔽於理辭之淫放者由其心之陷於欲辭之邪僻者由其心之離於

道辭之逃遁者由其心之窮屈於義理也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

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輔氏曰此言孟子之

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

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

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

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輔氏曰此言告子之

學離本末隳內外而不足以知夫道之實也既不能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則所謂不動心殆亦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而已矣程子曰心

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

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

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

辨渙矣

語錄曰程子只言高如衆人了便見得衆人與一般低立在堂下如何辨得人長短○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那心通於道

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輔氏曰心通乎道謂心與理一則其於天下是非得失真如持權衡

於此而輕重分毫之不差蓋不待求而知思而得也至於見識不超出於衆人之上則亦安能辨衆人之曲直邪非親到孟子地位則何能以是言之哉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林氏名之奇三山人○輔氏曰林氏

之說當矣先儒皆有所不及者蓋惑於兩夫子字而然今以此夫子字爲指孟子而言下段夫子字爲指孔子而言然後明白無疑也說辭

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

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輔氏曰大凡非得於心體於身而貌言之其支

離蔓衍離真失正者固不足論政使偶合於理則亦輕虛浮淺既無沈着痛快之意又無含蓄有餘之味不堪咀嚼不堪涵泳必矣惟冉閔顏三子者心得之

身體之所以言之親切而有味可以涵泳而咀嚼茲其所以爲善也

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

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令孟子乃自謂我

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

輔氏曰知言則在我

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其不能哉至於氣則必將見於行事況此章本爲當大事不動心而言則夫養氣豈非德行乎然則

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

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輔氏曰辭命在聖人豈有不能所以

如此說者正欲教學者務本耳與論語所謂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同意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或問六子之不同曰聖人之道

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爾○輔氏曰孟子謂人之有是四體則一體猶一肢具體謂得其全體者宜也夫游夏以文學名子張以高明稱是固各得聖人之一體矣至於冉閔顏子之德行則具有聖人之全體但養之未至充之未全故未極於廣大耳使其極於廣大則是固聖人天地之德也然此論亦未得為精細蓋冉閔顏子雖皆以德行稱然恐冉閔二子之所至終未及於顏子也至顏子之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陵陽李氏問如

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耳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棄蓋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要須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愚謂學未至於聖人孟子之心終未慊也觀下文乃所願學孔子則可見矣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輔氏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則伯夷伊尹固不得與之齊等矣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

與平聲
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

蔡氏曰此見孟子

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子心通乎聖而
羣聖人之心所以不約而同者惟在於此故集註以為根本節目之大者○輔氏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非德之盛何以至此此即所謂本根之大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非心得其正而不為外物所動者何以及此此即所謂節目之大者也本根之大不立固無以為節目之正節目之大不正則所謂本根者又豈能至於若是之盛哉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
好去聲

汗下也

語錄曰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

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

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

信也

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汗下矣高明與汗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汗下矣反覆極言之以

明三子之言
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

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為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近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

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永嘉陳氏曰衣於斯食於斯寢且處於斯終身由而不自知夫子之功所以與天長地久雖堯舜不能與也○又曰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輔氏曰禮者政之本也見人之禮則知其政者邇其末而知其本也樂者德之發也聞人之樂而知其德者因其發而知其蘊也大凡者泛言其理實如是也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輔氏曰惟其理之之後以見等差百世之王其政之優劣德之高下莫不盡見無有一人能遁其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愚案牝曰麒麟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鳳凰羽蟲之長愚案雄曰鳳雌五色而文

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

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

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愚謂三子所論皆以事功言但宰我之所言者帝也子貢之所言者王也有若之所言者聖也此其為不同耳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

宜潛心而玩索也輔氏曰學者須是潛心玩索庶幾有得於心若泛然讀過則亦何能有益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爲功者也霸若齊威晉文是也

輔氏曰力如今人之言事力也蓋生於己之所有而霸者之所

有其大者則土地甲兵也假仁者謂已本無是仁心徒以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借夫仁之一二事以圖彊霸之功如齊威晉文也五霸獨以威文言者舉其盛者也夫假仁者固不足道然有土地甲兵之力而不借仁以行之則雖霸者之功亦無由可致矣

以德行仁則自吾

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輔氏曰德謂得於己而不失者也仁則性之所固有

也自吾之得於己者推而行之則唯吾之所爲生殺予奪闔關斂散自然無所往而非仁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

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僞也假而行之終非己者非僞而何

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己者也己以僞感人以僞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

○鄒氏曰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鄒氏名浩毗陵人○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

釋力與德字最爲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謂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爲得之其視董子美玉砥礪之喻荀子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爲優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

不能免也

輔氏曰本天理者常安榮衛人欲者常危辱固人理之自然也
好榮而惡辱亦人情之同然也然心為之宰則以其情而順其
理好榮而居仁惡辱而不居不仁者是也心苟不宰則肆其情而嘑其理好榮
而不居仁惡辱而居不仁者是也夫惡辱而居不仁其為得失是非甚易見也
而情性之不洽者每陷焉而不自知故以惡濕而居下者曉之夫惡濕而居下
此又易見之甚而人未有不知避者故以是曉之而欲其省覺也夫惡辱者義
之端也居不仁者不仁不智者之所為也不仁則不足以安
其守不智則不足以決其行故徒知惡辱而終不能免辱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

輔氏曰彊仁者
勇者之仁勉彊

於行仁者也所謂安行
利行之事亦自此而造耳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

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

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輔氏曰
春秋傳

曰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詳味
此意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
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鴉鵒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

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縣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

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

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

詩傳曰託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
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縣巢之隙穴使

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

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

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輔氏曰鴟鵂之詩則周公所作所謂安仁者之事而非彊仁者之所能也故孔子讀之以爲知道知道則仁矣詳味思患預防之義則仁之理亦自可識非是心之存者能之乎○真氏曰孟子引鴟鵂之詩以爲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爲之備若此今國家閒暇不能修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如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及鴟鵂遠矣爲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爲般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輔氏曰縱欲則無緣得當乎理偷安則是私心之所爲其爲不

仁甚矣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

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

也活生也書作逌逌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語錄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爲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官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讎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輔氏曰此雖是張子以意度言之然觀孟子所論征商自此賤丈夫始之說則知先王之政必是如此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輔氏曰助而不稅則是用助法

而不用貢法周之徹法通用二者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

征也

語錄曰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業者罰之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

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着業而無游手與甚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四者而已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

屨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輔氏曰此則是未滅天理者之所為也氓民也斯民何其不幸哉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

敢不從若湯武是也輔氏曰奉行天命則謂之天之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者如栽培傾覆推亡固存者是也若湯武者湯武以征伐得天下其迹著故也要之

聖人得位者皆能為之故曰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此章言能行

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輔氏曰言行王政與不行者之得失使後之人君知所警勵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錄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

飯飯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裏面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家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可勾當只得生物不似得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如云天命豈是諄諄然命之所謂為心亦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是會磨出這物事○又曰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知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皆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為心緣做箇語句難故著箇以生物為心○又曰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真氏曰天地造物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同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

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輔氏曰孟子言先王如此則便見得衆人不能

如此集註又發明衆人之所以不能然之故與夫先王之所以能然之由使學者得以致知而力行也夫入皆有是不忍人之心惟學然後能知之衆人是捐不知學者故言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所以不能察其端緒而推廣之於政事之間先王則指聖人也聖人更不言察識推廣之事但言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此亦可見聖人之忠恕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體用兼備而天下雖大皆在吾性分之中治之固爲近且易耳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爲納要

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

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語錄曰惻是初頭子隱是痛○輔氏曰怵然惕然皆是其心驚懼而念起之意緣其卒乍

而見故其心有所驚懼而動也惻傷之切者謂傷之切於己也隱痛之深者謂痛之發於理也始也怵惕中也隱痛自淺而深也此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亦可謂善於形容者矣○蔡氏曰惻者傷其失仁於外也隱者痛其失仁而不忍於中也

內結要求聲名也

語錄

曰是惡其被不救之名

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語錄曰方其乍見時也着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

程子曰滿

腔子是惻隱之心

文集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
徧本來如此○又曰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
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
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語錄曰腔子只是此心內虛處○又曰滿腔子是
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
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
子略挑血也出也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少間隔痠痛痠痛莫不相關
纔是有些少不通處便是被些私意隔了○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
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
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陵
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之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
得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遍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即是無有欠闕
也黃氏曰極是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
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
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輔氏曰
謝氏要
人識得此箇真心學者先識得此心然後有進步處非思而得非勉而中所以
言天理自然之妙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所以言人欲造作之私○真氏曰孺

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
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
安排無矯飾而天機
自動此所謂真心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惡去聲
下同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
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
以為非也

語錄曰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
惻然之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
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
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蔡氏曰羞者以其非義而
恥之於內也惡者以其非義而憎之於外也辭者以其非禮而不受於己也讓
者以其非禮而還之於人也是者以其善之未分而是之也非者以其惡之未
分而非之也○又曰房端兩字有內外人己之分惟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人
內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內而外接乎物惟智則獨在內而外照乎物也人

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黃氏曰暴虐狠

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誇誇傲很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具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輔氏曰人之所以爲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黃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又曰賦形爲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

文集曰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

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辭遜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

心統性情者也

文集曰性爲體情爲用而心則貫之○語錄曰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是非辭

遜是情之所發之名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來性不是別有一箇物在心裏此心具此性情○又曰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著這性情在裏面○又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又曰統猶兼也○又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又曰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又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僞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又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又曰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黃氏曰統字兼兩義有訓總字者有訓主字者非性情之外別有心只是總性情而謂之心心雖便是性情然又能爲性情之主宰故兼此兩義而謂之統也○陳氏曰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

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者所以統性情而為之主也

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文集曰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

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輔氏曰緒謂頭緒也因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發而仁義禮智本然之性可得而見譬猶有物在中而其頭緒見於外也○陳氏曰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又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蔡氏曰性不可見以其初發之端緒而見其性之本然○永嘉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耳輔氏曰人所必有應上明其必有之說物欲蔽之應上物欲害之之說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語錄曰擴是脹開充是放滿○又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

是箇空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

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語錄曰此

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又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治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又曰日新又新常常如此無間斷也

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

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愚謂足以保四海極其遠而言之也

妻子極其近而言之也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真

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

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

黃氏曰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心

之用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天下之人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既敢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遠絕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輔氏曰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

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

在我而已矣

輔氏曰程子之說乃爲仁由己之意熟玩之自有以啟人進德之誠

又曰四端不言

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語錄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

實有是義與禮智皆然○黃氏曰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所爲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永嘉陳氏曰信者實有此者也四端不得信則不成四端

愚案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

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

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語錄曰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

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戌已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今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永嘉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

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

雷甲也

愚謂函之為義取其能包裹人身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

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

語錄曰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

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又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輔氏曰五性皆是天之賦與於人者故曰良貴謂天所予我自然之貴也貴字正對爵字而言

在人則為本心

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

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

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為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即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又曰仁者天理之本然無人欲之貼危人當常居其中而不可有須臾之離故曰安宅

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

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輔氏曰莫之禦而不仁則是自不為

之耳○真氏曰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為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

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通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不智

則憤然無知故不仁則不智而下句只言不智者蒙上句故不必言也既頑然不覺又憤然無知則自然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輔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

過者非出於氣稟之偏則由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不以為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然也自脩兩字雖出大學而集註於此下此二字極有意

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

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周子名惇頤春陵人

程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輔氏

曰周子是反說程子是順說亦可謂百世之師者一以言喜得聞其過而改之則必能全天之所以予我者而階之以為聖為賢故可以為百世之師一以見能勇於自脩如此者實難其人故可以為百世之師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

善也

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

至誠屈已拜而受之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上舍

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

下之善而不爲私也

輔氏曰舜禹雖皆是聖人然禹則學而知者舜則生而知者故亦不無大小之別禹聞善言則

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

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或問善與人同

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己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豪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

爲在己孰爲在在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忘私順理而已非謂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彊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輔氏曰此兩句乃是善與人同之條目凡人之情己有不善則必有係吝而不能舍以從人人之有善則雖欲勉彊而不能取之於己是皆不能以善爲天下公共底道理而各自以爲私故唯大舜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故己或未善則無一豪係吝之私而脫然舍以從人人之有善則不用一豪勉彊之意而樂然取之於己如是則通天下唯善之同而初無在己在人己之異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

愚案歷山在河東

陶于河濱

愚案濟陰定陶西南有陶丘亭

漁于雷澤

愚案雷夏兗州澤在濟陰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取諸人皆勸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

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

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輔氏曰聖賢云者兼子路禹舜之事而言之也三人者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使子路而有彼此之間則於人告其有過之時未必不以爲詆訐而惡之矣尚何喜之有哉惟有樂善之誠無彼此之間故在人之善有以裕於己無非取於人者是也

在己之善有以及於人是與人爲善者是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

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

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

語錄曰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

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爲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又曰動作切切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輔氏曰如此解屑字方說得夷惠之意出先儒多解屑爲輕者不盡其義也詩所謂不屑髡也者亦是此意

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差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

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

道也

語錄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汙己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問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

以其道若作不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曰然○又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又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

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

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

語錄曰問不恭是處已如此是待人如此曰是待人如此蓋其玩世視他人如無也

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語錄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并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又曰以聖人

顧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究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輔氏曰由清和而至於聖則是造乎至極之地也然其初不能無偏故其終不免有弊君子不由者謂於理有不可由也詳味二子之行則所謂窄隘與簡慢者見矣○永嘉陳氏曰夷惠皆絕德而不合中庸故好處直是可學弊處却不當學

孟子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後學 成德 校訂

